

论汉代南楚方言与吴越方言的关联性

陈立中

(黑龙江大学文学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摘要: 对东汉扬雄所著《方言》等中国古代语言学文献的研究表明, 南楚方言与吴越方言(尤其是其中的吴次方言)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这一结论得到历史典籍和考古发掘研究成果的有力支撑, 对于科学地认识南楚与吴越两地方言的历史层次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南楚方言; 吴越方言; 扬雄; 历史层次关系

中图分类号: H1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4)02-0264-05

许多学者认为, 南楚和吴越是汉代两个重要的方言区。林语堂先生将汉代的方言区分为14系, “南楚方言区”和“吴扬越方言区”居其中。^[1] 罗常培、周祖谟两先生把西汉的方言分为7个大区, 其中就有“南楚”和“吴越”。^[2] 美国语言学家司礼义将西汉方言分为6个大区域, 南楚是“南部诸方言”中的一个小区, 吴、扬、越、瓠则合为“东南诸方言”。^[3] 刘君惠等先生把西汉的方言划为12区, “南楚方言区”包括江湘、沅澧和九嶷湘潭3个小区, 吴越方言区则包括吴、越、瓠3个小区。^[4]

《史记·货殖列传》上说:“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 是南楚也。”衡山是汉代的郡国名, 大致相当于今皖、鄂、豫三省之间的地方。九江, 江亮夫认为“《史记》所云南楚九江, 后人多误以为浔阳之九江”, 其实“荆之九江为洞庭甚明”。^[5] 江南当为九江以南的广大地区, 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认为“此言大江之南豫章、长沙二郡, 南楚之地耳”。汉代的豫章相当于今江西省; 长沙国辖长沙、武陵、桂阳三郡。从西汉扬雄所著《方言》来看, 南楚方言区的范围大致包括今湖南省的大部, 广东和广西两省的北部, 江西省的西部和北部。

《方言》中吴越方言区的范围大致包括吴、越、扬、瓠等地区。《方言》中的吴包括今江苏大部 and 安徽、浙江的部分地区。越大体上指今浙江省。扬州是古代所谓九州之一, 指淮河以南, 东海、黄海以西, 直达江南的东南地区。不过, 《尔雅·释地》称“江南曰扬州”, 《周礼·职方氏》称“东南曰扬州”, 《吕氏春

秋·有始》称“东南为扬州, 越也”, 则扬州主要指今长江下游南岸一带。瓠在今浙江省温州市一带。

南楚方言区和吴越方言区在地域上紧紧相连。本文试图通过对有关语言材料(以扬雄《方言》为主)和历史材料的分析, 探讨这两大方言区的关联。

一、扬雄《方言》中南楚地名与吴越地名并举的情况

(一) “南楚”

这一地理概念与吴越方言的地名并举的情况在《方言》中有1例:

(1) “矛, 吴扬江淮南楚五湖之间谓之鏃, 或谓之铍, 或谓之铍。其柄谓之矜。”(卷九)

郭璞注:“五湖, 今吴兴太湖也。”“吴”“扬”“五湖”都是吴越方言的地名。

此外, 还有1例可能也涉及“南楚”:

“楚东海之间亭父谓之亭公。卒谓之弩父, 或谓之褚。”(卷三)

《众经音义》卷四、卷九、卷十一均引《方言》:“南楚东海之间或谓卒为褚, 郭注曰:‘言衣赤也。’”今本《方言》可能脱漏了一个“南”字。

(二) “楚郢以南”

这一地理概念与吴越方言的地名并举的情况在《方言》中也有1例:

收稿日期: 2004-02-20; 修回日期: 2004-03-19

作者简介: 陈立中(1967-), 男, 湖南攸县人, 黑龙江大学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博士后, 主要研究方向: 汉语方言学。

(2)“眠媿、脉场、赐施、艾媿、譴漫、悻悻,皆欺謾之语也。楚郢以南东扬之郊通语也。”(卷十)

“楚郢以南”是指楚地郢都以南的区域,主要是指南楚。“东扬”则指九州中扬州的东部,即吴越地区。清钱绎在《方言笺疏》中考证说“譴漫”也作“訑漫”“漫訑”,今长沙方言有“漫訑[man⁵⁵ to¹³]”一词,只是意思已经转移为责备。

(三) “衡”

这一地理概念与属于吴越方言的地名并举的情况在《方言》中有2例:

(3)取,“南楚曰撻,……卫鲁扬徐荆衡之郊曰撻。”(卷一)

郭璞注:“衡,衡山,南岳名,今在长沙。”“扬”为吴越方言区地名。

(4)美,“吴楚衡淮之间曰娃。……故吴有馆娃之宫。”(卷二)

唐徐坚《初学记》卷十九:“服虔《通俗文》曰:‘南楚以美色为娃。’”

(四) “荆”

为古代所谓九州之一。《禹贡》:“荆及衡阳惟荆州。”这里的荆指荆山,衡指衡山,荆州包括从荆山到衡山南面的广大地区。《尔雅·释地》:“汉南曰荆州。”《吕氏春秋·有始》:“南方为荆州,楚也。”《方言》中的“荆”大体包括今湖北、湖南两省。南楚方言区大致相当于荆州的南部。“荆”与属于吴越方言的地名并举的情况,除了例(3)之外,还有13例:

(5)大,“荆吴扬瓠之郊曰濯。”(卷一)

(6)长,“宋魏荆吴之间曰融。”(卷一)

(7)信,“荆吴淮汭之间曰展。”(卷一)

(8)“抱媿,耦也。荆吴江湖之间曰抱媿,宋颍之间或曰媿。”(卷二)

(9)毳,“荆扬江湖之间曰揄铺。”(卷二)

(10)“荆扬之间凡言广大者谓之恒慨,东瓠之间谓之蓼綏,或谓之羞绎、纷毋。”(卷二)

(11)“耸、奖,欲也。荆吴之间曰耸。”(卷六)

(12)“生而聿,陈楚江淮之间谓之聿。荆扬之间及山之东西双聿者谓之聿。”(卷六)

(13)“陂、徭,衰也。陈楚荆扬曰陂。”(卷六)

(14)“悝,恐,惭也。荆扬青徐之间曰悝。”(卷六)

(15)“蹇、展,难也。……荆吴之人相难谓之展,若秦晋之言相悻矣。”(卷六)

(16)“蜚悝,战慄也。荆吴曰蜚悝。蜚悝,又恐也。”(卷六)

(17)“膊,兄也。荆扬之鄙谓之膊。”(卷十)

地名并举直接反映了不同地区方言上的共同点。南楚方言与吴越方言有如此多的共同点,说明它们存在着紧密的关联。

二、汉代南楚方言与吴越方言关联的其它证据

(一) 南楚方言与吴越方言具有共同的底层

南楚地区和吴越地区的早期居民同出一源,他们大都是古代的越人。“百越”一词是对我国南方由具有共同语言和文化的许多部落发展起来的族群的总称。《吕氏春秋·恃君》说:“扬汉之南,百越之际。”吴越地区的句吴、于越、东瓠等都是“百越”的重要支系。江西地区的干越也是百越的一支。南楚地区原为百越民族和巴人生活的地方,楚人进入和征服这一地区以后,楚文化和原有的越文化、巴文化逐渐融合。傅举有先生指出:“湖南古文化的特点是一种既有楚文化又有越文化的混合体:湘北、湘中是以楚文化为主,越文化居次;湘西是以楚、巴、越三种文化犬牙交错;湘南则仍以越文化为主体。”^[6]湖南境内的越人在西周时期属于扬越。

(二) 南楚方言与吴越方言都与楚方言存在密切的关联

春秋初期,楚国的势力分东、西两路南侵。西路从都城郢一带越过长江,进入洞庭湖西部的澧水流域和沅水的下游地区;东部自郢地出发,沿洞庭湖东岸和湘江下游南进。^[7]到了春秋中期,楚国在湖南的扩张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在西路,征服了“百濮”,兵锋所指,已达湘西的崇山峻岭之中,后来又在此设立黔中郡作为它在湘西北的统治中心,随即转而向东,进入资水流域,推进到今益阳、宁乡等地。在东路,他们已进入洞庭湖以南的河港水网地带。大约在春秋晚期,楚国的势力进入长沙地区。^[8]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战国初,楚越对峙。齐国曾经派使者劝说越王无疆西征楚国:“复雠、庞、长沙,楚之粟业也;竟泽陵,楚之材也;越窥兵通无假之关,此四邑者不上供事于郢矣。”这里的“庞”即今衡阳,“无假关”在今岳阳与湘阴之间,可见,湘江中下游地区当时已成为楚国经济、军事等的重要地区。战国中期,楚悼王“席卷沅湘”,“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把湖南全境包括南岭地区都纳入了楚的政治版图。湘江中游的长沙成为楚国南部的重镇和整个湘江流域的政

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经过数百年的战争,湘江中下游和洞庭湖周边平原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古代的越人和濮人在这里逐渐隐退或被同化,楚人成为了居民的主体。南楚方言就是以百越等部族语言为底层、以楚方言为基础形成的一种新的方言。根据统计,《方言》中,楚方言区与南楚方言区的地名并举共25例,反映了南楚方言与楚方言具有很密切的关系。

《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吴太伯兄弟出奔的路线,是从今陕西一带出发,先到达荆蛮,然后才抵达吴地。荆蛮就是江汉流域的楚,归顺吴太伯兄弟的千余家应是荆楚一带的居民。可见,在吴建国的早期,就受到了楚文化和楚语的影响。越国则是春秋后期在楚国的扶植下才发展起来的。越国的大臣范蠡、文种都是楚国人。越国接受了先进的楚文化,迅速强大起来。公元前473年,吴王夫差被越王句践所灭。公元前306年,楚灭越,设江东郡。此后,越王的子孙“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朝服于楚。”(《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在楚国的统治下,楚方言更加强烈地影响吴越方言。战国后期,楚相春申君黄歇对吴越地区的开发也做过重要贡献。到了汉朝,楚文化和楚方言对吴越地区的影响有加剧的趋势。《汉书·地理志》:“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显贵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吴、粤与楚接比,数相并兼,故民俗略同。”《楚辞》是一部“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著作,严助、朱买臣等吴人如此精通《楚辞》,足见楚文化和楚方言对吴越地区的影响和熏陶。

此外,从分布于吴越地区的青铜器来看,除了有其自身的文化特点外,先是明显地模仿西周器(尤其是西周早期之器),其后又受到楚的影响。流传至今的吴越器一般都属于以楚国为中心的南方系统。而楚国的青铜器,除了铜剑外,很少有吴越器的特点,说明吴越的青铜文化曾经受到楚国的强烈影响。^[9]

从文字的角度来说,古文字的书体可以分为两派,北方以齐为中心,南方以楚为中心。形成于春秋晚期的鸟虫书,既见于楚国铜器上,也见于受楚文化

强烈影响的吴、越、宋、蔡等地的铜器上。可以认为鸟虫书大约创始于楚,而后才传至吴、越等地。^[10]文化的扩散必然伴随着语言的渗透。在扬雄《方言》中,吴越方言区与楚方言区地名并举共21例。

(三) 有不少后人的著述论及南楚方言与吴越方言之间的关联

以《方言》中的条目为线索,我们在后人著作中可以找到不少有关南楚方言与吴越方言关联的论述。这些材料虽然反映的是扬雄之后的情况,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我们了解汉代这两种方言的关联提供线索。如例(4):

美,“吴楚衡淮之间曰娃。”(卷二)

唐徐铉《初学记》卷十九:“服虔《通俗文》曰:‘南楚以美色为娃。’”《宁乡县志》(清同治六年):“物好曰娃,土音近乖。”《文选·左思〈吴都赋〉》:“幸乎馆娃之宫,张女乐而娱群臣。”唐刘良注:“吴俗谓好女为娃。”南朝梁任昉《述异记》下:“葳蕤草,一名丽草,又呼为女草,江浙中呼娃草。美女曰娃,故以为名。”江苏《泰兴县志》(清光绪十二年):“娃,美也,好也。”河北《献县志》(1925年):“女娇好谓之娃。此语传自吴楚淮衡。……吴时有馆娃宫,盖美女所居宫也。”

(18) “宋魏南楚凡相惊……或曰透。”(卷二)

左思《吴都赋》:“惊透沸乱。”刘逵注引《方言》:“透,惊也。”浙江金华岩下称吓了一跳为“一□[tso⁵²]透”。上海松江称慌乱为“透乱”。

(19) 猪,“南楚谓之豨。”(卷八)

《初学记》卷29引何承天《纂文》:“梁州以豕为猪,……吴楚谓之豨。”《尔雅·释兽》郭璞注:“今亦曰豨,江东呼豨,皆通名也。”《汉书·高帝纪下》颜师古注引郑展云:“东海人名猪为豨。”“江东”是自汉至隋唐对安徽芜湖以下长江下游南岸地区的称呼。

(20) 舟,“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谓之舸,小舸谓之舫,舫谓之舫,小舫谓之舫,舫长而薄者谓之舫,短而深者谓之舫,小而深者谓之舫。”(卷九)

郭璞注:“舫,‘今江东呼舫,小底者也’;舫,‘舟同也’;舫,‘今江东呼舫者’;舫,‘即长舫也’。晋左思《吴都赋》:‘弘舸连轴,巨槛接舫。’方密之《通雅》:‘今皖江之太湖呼船小而深者谓之舫。’

(21) “曾、訾,何也。湘潭之原、荆之南鄙谓何为曾,或谓之訾,若中夏言‘何为’也。”(卷十)

郭璞注:“今江东人语亦云訾,为声如斯。”1934年出版的江苏《阜宁县新志》:“曾干,犹通言怎样也。邑读如‘怎安’。”

(22)“崽者,子也。湘沅之会凡言是子者谓之崽,若东齐言子矣。”(卷十)

明焦竑《俗书刊误·俗用杂字》:“江湘吴越呼子曰崽。”清光绪三年浙江《黄岩县志》:“呼小儿曰崽。”

(23)“央亡、嚙屎、姪,猥也。江湘之间或谓之无赖。”(卷十)

孙锦标《南通方言疏证》:“江淮之间,谓小儿多诈狡猥为无赖。”

(24) 惛,“江湘之间谓之顿惛,或谓之氏惛。南楚饮毒药谓之氏惛,亦谓之顿惛,犹中齐言眠眩也。愁恚愤愤,毒而不发,谓之氏惛。”(卷十)

钱绎《方言笺疏》:“今吴人谓小儿烦懣懊恼声如脐遭,即‘氏惛’之转也。”

(25)“𢶏、𢶏,推也。……沅涌澆幽之语或曰𢶏。”(卷十)

郭璞注:“今江东人亦名椎为𢶏。”

另外,后人在谈及我国南北方言的差别时,也透露了南楚方言和吴越方言的某些共同特点。如隋陆法言在《切韵序》中叙述当时各地方言的语音特征时说:“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涉重浊。”这里的“楚”应当包括南楚地区。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音辞》中说:“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唐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序录》中也说:“方言差别,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为钜异。或失在浮清,或滞于重浊。”颜之推与陆德明所说的“南方”“江南”都应当包括南楚地区和吴越地区在内。

三、南楚方言与吴越方言关联的不平衡性

如果将本文第一部分 17 例南楚方言区和吴越方言区地名并举的情况做一分析,可以得出表 1。^①

表 1 南楚方言区和吴越方言区地名并举情况

	吴	扬、东扬之郊	五湖	江湖之间	瓠
南楚	1	1	1		
楚郢以南		1			
衡	1	1			
荆	7	7		1	1

在南楚方言地名中,“荆”与吴越方言地名并举最多,达到 16 次;“楚郢以南”1 次;“南楚”共 3 次;

“衡”2 次。说明南楚方言、楚方言、吴越方言三者共同的地方较多;南楚与吴越方言共同性较多的主要分布在湘中衡山一带及其以北地区,五岭地区和沅水、澧水流域的地名没有单独出现。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楚方言对南楚方言的影响是由北向南、向西展开的,并且以湘江流域的中下游和洞庭湖周边地区受到的影响为最大。

如果我们按照一般的看法,认同吴越方言区分为吴、越和瓠 3 个次方言区的话,那么吴越地名与南楚地名并举的情况就如下:吴 21 次(吴、扬、东扬之交、五湖、江湖之间都属吴次方言区地名),瓠 1 次,越未见。个中原因,可能是因为吴次方言区与楚方言区毗邻,楚方言对吴次方言的影响大于它对越、瓠等地次方言的影响。楚平王七年(公元前 522 年),伍奢被杀,其子伍子胥辗转逃往吴国时,一位渔父唱道:“日月照耀乎寝已迟,与子期乎芦之漪。”“日已夕兮,余心忧悲。日已迟兮,何以渡为?事寝急兮,将奈何?”这首早期的吴歌被记载在《吴越春秋》中,称为《渔父歌》。句子的长短参差、“兮”的用法等情况与《楚辞》相似,说明吴的文化和语言已经受到了楚文化和语言的强烈影响而逐渐接近。与楚方言比较接近的吴次方言可能已经形成并被下层人民所使用。西汉刘向在《说苑·善说》中用汉字记音,记录了一首当时的越人献给楚令尹子晰(楚共王的儿子)的《越人歌》,并附有汉语译文。韦庆稳先生认为,《越人歌》使用的语言与现代壮语关系非常密切,是一种古壮侗语。^[11]《越人歌》与《渔父歌》出现的时代非常接近,但是前者必须通过翻译才能听懂。可见,越族的语言和文化在越地(至少是部分地区)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越地语言和文化格局的根本性改变应当是在公元前 306 年楚灭越以后。从《史记·东越列传》的记载来看,直到西汉,这里还存在越王子孙建立的国家,统治着不少尚未汉化的越人。根据扬雄《方言》中的材料来看,越次方言和瓠次方言比较孤立:越次方言地名共出现 13 次,其中 10 次与吴并举,2 次与扬并举,1 次与瓠并举;瓠次方言区的地名共出现 4 次,其中 1 次与“荆吴扬”、1 次与“扬州”并举,另外 2 次是单独出现。^{[4](273)}可见,越次方言和瓠次方言与吴越方言区以外的方言接触很少,自然在扬雄《方言》中难以找到它们与南楚方言的共同点。

四、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古代语言学文献、历史典

籍和考古发掘都表明,作为现代湘语和吴语母体的古代南楚方言和吴越方言(尤其是其北部的吴次方言)在历史上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在许多语言要素上二者存在相似性。

古代的南楚方言和吴越方言本来是具有地缘关系的,只是由于西晋以后,随着大量北方居民从中原地区南迁,他们带来的方言与南方地区“原住民”的方言交互影响,使南方地区的方言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赣江流域为中心形成了今天的赣语和客家话,它们将古代的南楚方言和吴越方言隔离开来。吴语和湘语也因周边方言的影响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南楚地区东面受到赣语和客家话的入侵,南、西、北三个方向受到官话方言的入侵,致使作为古代南楚方言后裔的湘语逐渐萎缩并出现了分化。今天吴语的地域范围也因为官话方言的入侵而比汉代的吴越方言区小得多,其内部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如此,现代汉语方言的研究表明,吴语与湘语(尤其是湘语娄邵片和辰溆片)有不少相同之处。^[12]尤其是在保留古代全浊声母方面更为突出。甚至还有人认为吴语与湘语“都是由中古吴语发展而来的”。^[13]根据扬雄《方言》等中国古代语言学文献以及历史典籍、考古发掘研究成果来考察汉代南楚方言和吴越方言的关联,不仅具有中国语言学史方面的价值,更重要的是,这一研究是我们科学地认识南楚与吴越两地方言历史层次关系的一个重要环节。

参考文献:

- [1] 林语堂. 前汉方音区域考. 语言学论丛[M]. 上海:上海开明书店,1933. 35-44.
- [2] 罗常培,周祖谟. 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70-114.
- [3] Paul L-M Serruys. The Chinese dialects of Han Time according to Fang Yen [M]. Berk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9. 77-99
- [4] 刘君惠,李恕豪,杨钢,华学诚. 扬雄方言研究[M]. 成都:巴蜀书社,1992.
- [5] 江亮夫. 荆楚名义及楚史地[A]. 楚辞学论文集[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 [6] 傅举有. 古越族在湖南活动的历史和遗迹[A]. 百越民族史论丛[C]. 昆明:广西人民出版社,1985. 189.
- [7] 伍新福. 湖南通史:古代卷[M]. 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 96.
- [8] 梁小进,杨锡贵. 长沙历史风云[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 10-13.
- [9] 马承源. 中国青铜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488-494.
- [10] 胡小石. 古文变迁论,胡小石论文集[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 [11] 韦庆稳. 越人歌与壮语的关系试探[A]. 民族语文论集[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 [12] 周振鹤,游汝杰. 方言与中国文化[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48.
- [13] 王福堂. 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M]. 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 69.

Relations between Nanchu Dialects and Wuyue Dialects in Han Dynasty

CHEN Lirong

(School of Literature,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China's ancient linguistics documents such as Dialect written by Yang Xiong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shows that there were many similarities between Nanchu dialects and Wuyue dialects (especially the Wu sub-dialects). This conclusion gets the strong support from ancient historical books and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results. It has the significance for studying the relation of historical level between Nanchu dialects and Wuyue dialects.

Key words: Nanchu dialects; Wuyue dialects; Yang Xiong; the relation of historical level

[编辑: 苏慧]